

· 专题研究:《史记》与《孙子兵法》·

《史记》孙武事迹考辨

曾志雄

(香港中文大学, 中国 香港 999077)

摘要:孙武是世界军事史上的显赫人物,可是历史上有关他的生平资料却十分模糊,也不完整。最早把孙武当作历史人物而记述他的生平事迹的是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,通过对这篇原始资料重新考辨,可以进一步地理清孙武宫廷勒兵、仕吴时间、孙武和孙臆之关系等几个基本问题。

关键词:《史记》;孙武;宫廷勒兵;仕吴;孙臆

中图分类号:K204.2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3-0964(2011)04-0005-04

孙武事迹自古就模糊而不完整,自宋以来,学者对孙武有无其人的问题议论纷纷。本文重新解读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这篇原始资料,考辨孙武宫廷勒兵、仕吴时间、孙武和孙臆之关系等几个基本问题,以期对孙武事迹的研究有所推进。

一、孙子事迹的文献资料

孙武是世界军事史上的显赫人物,可是历史上有关他的生平资料却十分模糊,也不完整。汉以前典籍中,很少孙武的记载,只有《尉繚子》、《荀子》和《吕氏春秋》提到孙武,但都只言片语。《尉繚子·制谈》:“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?曰:吴起也;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?曰:(孙)武子也。”《荀子·议兵》:“兵之所贵者势利也,所行者变诈也。善用兵者,感忽悠闻,莫知其所以出,孙(武)、吴(起)用之无敌于天下。”《吕氏春秋·上德》:“阖闾之教,孙、吴之兵,不能当矣。”因《尉繚子》中和吴起对举的武子是孙武,所以我们将先秦常见的“孙、吴”理解为“孙武、吴起”的定式,特别是阖闾和孙武有密切关系,所以《吕氏春秋》中的“孙、吴”因出现“阖闾”也理解为“孙武、吴起”。

最早把孙武当作历史人物而记述他的生平事迹的是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^①(后文称《孙子列传》)。原文云:

孙子武者,齐人也,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。阖庐曰:“子之十三篇,吾尽观之矣,可以小试勒兵乎?”对曰:“可。”阖庐曰:“可试以妇人乎?”曰:“可。”于是许之。出宫中美女,得百八十人。孙子分为二队,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,皆令持戟。令之曰:“汝

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?”妇人曰:“知之。”孙子曰:“前,则视心;左,视左手;右,视右手;后,即视背。”妇人曰:“诺。”约束既布,乃设铁钺,即三令五申之。于是鼓之右,妇人大笑。孙子曰:“约束不明,申令不熟,将之罪也。”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,妇人复大笑。孙子曰:“约束不明,申令不熟,将之罪也;既已明而不如法者,吏士之罪也。”乃欲斩左右队长。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,大骇。趣使使下令曰:“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。寡人非此二姬,食不甘味,愿勿斩也。”孙子曰:“臣既已受命为将,将在军,君命有所不受。”遂斩队长二人以徇。用其次为队长,于是复鼓之。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,无敢出声。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:“兵既整齐,王可试下观之,唯王所欲用之,虽赴水火犹可也。”吴王曰:“子罢休就舍,寡人不愿下观。”孙子曰:“王徒好其言,不能用其实。”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,卒以为将。西破强楚,入郢,北威齐、晋,显名诸侯,孙子与有力焉。

孙武既死,后百余岁有孙臆。臆生阿、鄆之间。臆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。孙臆尝与庞涓俱学兵法。庞涓既事魏,得为惠王将军,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臆,乃阴使召孙臆。臆至,庞涓恐其贤于己,疾之,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,欲隐勿见。^{[1]2161-2162}

根据这篇最早的传记,可见孙武原为齐人,而到吴国发展,与吴王阖庐(一作阖闾)同时。阖庐公元前514年至前496年在位,比孔子(前551~前479年)卒年略早,属于春秋末年。此外,孙武与生于阿、鄆之间的孙臆在历史上是两个人,后者晚于前者

收稿日期:2011-05-16

作者简介:曾志雄(1948-)男,广东中山人,台湾大学文学硕士,香港大学哲学博士,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。

一百多年,是前者的子孙。这是《孙子列传》有关孙武资料的重要内容。我们根据这篇记载,谈谈与孙武事迹的有关问题。

二、孙武宫庭勒兵之意义及史公笔法

从引文看到,《孙子列传》把大部分内容放在铺叙孙武宫庭勒兵一事上。然而宫庭勒兵既没有年代,也没有背景资料或事件脉络,给人模糊不清的感觉,不容易看到它的历史事迹的意义。此外,在整个勒兵过程中,又有两个情节令人难以置信:一是孙武以军法当众斩杀吴王宠姬之时,吴王阖庐下令禁止也不留手;二是阖庐既舍不得失去爱姬,但爱姬被孙武处死后却又不加追究,最后还被孙武批评为“徒好其言,不能用其实”。事件除了记述简略之外,乖离常理之处又没有足够的情节脉络疏通读者的疑团,读后使人觉得这是一篇不尽不实的传记,近乎文学的夸张而非历史叙述。叶适(1150—1223年)更认为《孙子吴起列传》“言阖庐试以妇人,尤为奇险,不足信”^{[2]758}。因此要重新评价《孙子列传》和认识孙武事迹,必须由此着手。

但认真细读全文,却又不难看到本传并非没有合情合理的地方,也并非纯是文学虚构的故事。说到底,它暗含一定的叙事脉络。

首先看“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”这句。这句对了解勒兵斩美的背景很重要。司马迁用“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”而不写作“以兵法见吴王阖庐”,相差一个“于”字,是两个不同的意思:前者是被动句,后者是主动句;当中的“于”字是个被动记号,是略懂古代汉语的人都得同意的。原句的被动意思就是“因为他的兵法著作而被吴王召见”,没有“于”字的主动句的意思是“他拿兵法求见吴王阖庐”,两者所显示的孙武进见阖庐的态度和身份截然不同。前者是吴王对孙武优渥宠召,后者是孙武干禄求见;荣辱贵贱,并不相同。也只有在阖庐慕名召见之下,孙武才不用先行推荐自己的兵法,而吴王劈头向孙武探询兵法的实效,也就自然不过了。人臣干禄求见国君,开始必须尽力推介自己的理念,争取国君的信任,商鞅求见秦孝公就是一个典型事例。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见吴王,孙武的宫庭勒兵才会有足够的发号施令的本钱,到最后甚至可以不理睬吴王所下禁令而毅然执行军法。试想,身为外来人,如果没有吴王的优尊礼遇,孙武即便想刻意一露兵家本色,谅也不敢在吴王下令“寡人非此二姬,食不甘味,愿勿斩也”之后,不顾自身安危而贸然杀姬。况且吴王“愿勿斩也”的请求,语气也表露出相当给他面子

的样子。从另一角度看,传文描述孙武所受到特殊待遇是贯穿全篇的:其一,吴王在不加追究之余,还以“子罢休就舍”一语结束这次演兵,颇有慰解孙武之意。句中的“就舍”在《史记》中又作“就馆舍”,是君王礼遇宾客的用语,例如《史记·田叔列传》:“鲁王好猎(鲁)相(田叔)常从入苑中,王辄休相就馆舍。”“休相就馆舍”就是“安排鲁相到馆舍休息”^{[1]2777}。如果吴王不把孙武当作贵宾,何以说“就舍”?东汉袁康、吴平的《越绝书》卷二记载“巫门外大冢,吴王客,齐孙武冢也。”更清楚说明孙武为吴王客。其次,“就舍”也表示了留用之意,似乎吴王深怕孙武一走会被他国挖走。因此,孙武在宫庭勒兵中演出斩美情节,虽然有点超出人情之常,但只要注意到这几个重点细节环环相扣,互相呼应,就看到这是严密的历史笔法而不是文学的浮夸。司马迁正是利用这几处行文流露他史笔的朴实凝练,浑然一体,并以此勾勒出孙武在吴国享有的地位和敬意。读者不察,自然觉得夸张失实。

东汉赵晔的《吴越春秋》,历来大多数学者把它定性为杂史小说,虽与《史记》的历史散文地位不同,但一致认为该书内容依傍史实,演绎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等书而成^{[3]16-25}。我们也只有把握本传这几个关键地方,才看到《吴越春秋·阖闾内传》也有的宫庭勒兵一段和《孙子列传》的关系。《阖闾内传》有这样叙述:

(阖闾三年,子胥深知王之不定,乃荐孙子于王。孙子者,名武,吴人也。……阖闾)召孙子问以兵法。每陈一篇,王不知口之称善,其意大悦。问曰“兵法宁可以小试耶?”曰“可。可以小试于后宫之女。”王曰“诺。”孙子曰“得大王宠姬二人,以为军队长,各将一队。令三百人皆披甲兜鍪,操剑盾而立。”告以军法,随鼓进退,左右回旋,使知其禁。乃令曰“一鼓皆振,二鼓操进,三鼓为战形。”于是宫女皆掩口而笑。孙子乃亲自操枹击鼓,三令五申。其笑如故。孙子顾视诸女连笑不止,孙子大怒,两目忽张,声如骇虎,发上冲冠,项旁绝纓。顾执法曰:“取铁钺!”孙子曰“约束不明,申令不信,将之罪也。既以约束,三令五申,卒不却行,士之过也。军法如何?”执法曰“斩!”武乃令斩队长二人,即吴王之宠姬也。吴王登台观望,正见斩二爱姬,驰使下之,令曰“寡人已知将军用兵矣。寡人非此二姬,食不甘味,宜勿斩之。”孙子曰“臣既已受命为将,将法在军,君虽有令,臣不受之。”孙子复枹鼓之,当左右进退,回旋规矩,不敢瞬目。二队寂然无敢顾者。于是乃报吴王曰“兵已整齐,愿王观之。惟所欲用,

使赴水火,犹无难矣,而可以定天下。”吴王忽然不悦,曰:“寡人知子善用兵,虽可以霸,然而无所施矣。将军罢兵就舍,寡人不愿。”孙子曰:“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实。”^{[3]85-87}

赵晔在故事开头加一“荐”字垫托,突出了孙武作客于吴的特殊身份,又改动了原文隐晦的被动句成为清晰的“(阖庐)召孙子问以兵法”主动句,润饰了孙武对话的细节,突显了孙武的治军权威和在吴的备受礼遇,便成为非常饱满的故事情节。

从事理看,不谈杀美,宫庭勒兵也是情理之事。因为孙武是兵家第一人,前所未有。吴王因看过孙武的著作而召见孙武,叫他在自己眼前小试勒兵,此乃人之常情。相反,对于战将来说,胜负本乃兵家常事,司马迁如果光从战事的胜败来描写这样的一位兵法奇才,未必能够显出他的英雄本色;况且孙武这个兵圣早已在十三篇兵法中明言“百战百胜,非善之善者也”^{[4]44}。以胜负论孙武,实不足道,只有借助这次宫庭勒兵的表现和所受待遇的殊荣,才能突出这样罕有的历史军事人物,才能显出作者独特的撰史笔法。

三、孙子仕吴期间考辨

关于孙武宫庭勒兵一事,过去只有《史记》和《吴越春秋》记载,而《史记》与《吴越春秋》又有传承关系,难以考信。所幸1972年银雀山出土汉简,简文不避汉文帝讳,为司马迁以前文物,中有《见吴王》一篇,虽属残简,但所载正是孙武宫庭勒兵一事^{[5]124-135}。该篇有盖庐(阖庐)与孙子“于孙子之馆”论兵的对话,对话中阖庐自称“不谷”(190简),孙子自称“外臣”(192简),有力印证了《史记》的“就舍”。难得的是“于孙子之馆”对话,显示出阖庐礼贤下士,对孙武优礼有加;其中“三告而五申之,鼓而前之,妇人乱而笑”等情节(207简),更与《孙子列传》的描述若合一契。由于该篇残缺过多,不便称引,但上述部分足以证明《史记》宫庭勒兵一事并非司马迁个人凭空之言。

把宫庭勒兵还原到原来历史地位之后,再把《孙子列传》内其余篇幅拿来和《史记》其他篇章中关于孙武的记述或相关年代的吴国史事比较,也看到本篇没有失实的地方。例如《孙子列传》说“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,卒以为将。西破强楚,入郢,北威齐、晋,显名诸侯,孙子与有力焉”等事,在《吴太伯世家》、《伍子胥列传》里就有这样详细的记载:

(阖庐)三年,吴王阖庐与子胥、伯嚭将兵伐楚,拔舒,杀吴亡将二公子。光谋欲入郢,将军孙武曰:

“民劳,未可待之。”四年,伐楚,取六与濞。五年,伐越,败之。六年,楚使子常囊瓦伐吴。迎而击之,大败楚军于豫章,取楚之居巢而还。

九年,吴王阖庐请伍子胥、孙武曰:“始子之言郢未可入,今果如何?”二子对曰:“楚将子常贪,而唐、蔡皆怨之。王必欲大伐,必得唐、蔡乃可。”阖庐从之,悉兴师,与唐、蔡西伐楚。至于汉水,楚亦发兵拒吴,夹水陈。吴王阖庐弟夫概欲战,阖庐弗许。夫概曰:“王已属臣兵,兵以利为上,尚何待焉?”遂以其部五千人袭冒楚,楚兵大败,走。于是吴王遂纵兵追之。比至郢,五战,楚五败。楚昭王亡出郢,奔郢。^{[1]1466}

后二岁……楚惧吴复大来,乃去郢,徙于郢。当时,吴以伍子胥、孙武之谋,西破强楚,北威齐、晋,乃服越人。^{[1]2177}

《史记》对这些事件的叙述和年代,详于《吴太伯世家》而略于《孙子列传》,实为司马迁记述历史的“互见法”体例。互见法见《史记通论》^{[6]102-104}。此外,《十二诸侯年表》也有“(阖庐六年)楚伐我,迎击,败之。(九年)与蔡伐楚,入郢”^{[1]663}等事迹,与上述孙武数据相互一致,显示《孙子列传》内容虽然简略,但还是具有广泛的历史事实基础。

宫庭勒兵的时间过去无从稽考,上引《吴越春秋·阖庐内传》把它放在阖庐三年(前512年),大概是看到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阖庐三年吴伐楚、取舒时有将军孙武的言论,因而作此安排。但孙武曰:“民劳,未可待之”的言词决非初见吴王之言,由于《史记》和《吴越春秋》有源流关系,二者无法互证,把宫庭勒兵一事定在阖庐三年也许是赵晔的片面之辞。

不过,《银雀山汉墓竹简》中,又有《吴问》一篇残简,记载吴王和孙武的一次问答,透露了事件年代的消息。该篇开头如下:

吴王问孙子曰:“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,孰先亡?孰固成?”

孙子曰:“范、中行是(氏)先亡。”

“孰为之次?”

“智是(氏)为次。”

“孰为之(154简)次?”

“韩、魏为次。赵毋失其故法,晋国归焉(155简)。”^{[5]129}

“六将军”是指春秋末年晋国国内范氏、中行氏、智氏、韩氏、魏氏、赵氏六卿。“分守晋国之地”是指晋顷公十二年(前514年)“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、羊舌氏”,开始了分占晋国大片土地的序幕,《史

记·赵世家》：“晋顷公之十二年，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、羊舌氏，分其邑为县，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，晋公室由此益弱。”^{[1]1786}这是当时晋国公卿崛起的历史大事。无独有偶，公元前514年，正是阖庐即位后的第一年，“吴问”一事就不得早于该年。以事件的震撼性来说，“六卿分守晋国”是当时各国国君难以释怀而急切关注的事件，但孙武初见吴王，吴王提出苛刻的宫庭勒兵的试题，孙武是否通过这一关还是两可。

如果说孙武宫庭勒兵是初见吴王时小试牛刀的话，那么吴问便应该是勒兵之后“卒以为将”的后续对话，两者理当相连而不能相距太远。这样串连两件事才合乎当时形势。

《见吴王》、《吴问》和“勒兵斩美”同样显示了吴王阖庐对孙武的尊崇和重视，三者无疑都是春秋晚年诸侯各国风雨飘摇局势下散落的历史片段。把“勒兵斩美”和《见吴王》、《吴问》等残片复位到历史的母器上，将大大有利于我们推进孙武事迹的理解和研究。

四、孙武、孙臆的关系

由于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说孙武、孙臆皆著兵法，但《左传》没有孙武之名，也不记载阖庐任命孙武之事，而汉朝以来历代只流传一本《孙子兵法》而非二本，所以自宋代梅尧臣（1002—1060年）、叶适之后，开始怀疑孙武其人；入清以来，学者更普遍怀疑传世之《孙子兵法》非孙武之作。20世纪初，日本及中国学者疑风更盛，甚至有人认为“孙臆本名孙武，因受臆刑，故名孙臆”，除了彻底否定孙武存在之外，还把孙武、孙臆合为一人，但都论证片面，结论牵强，不出宋人的观点，即有关各种否定孙武的主要说法^②。本节在此主要论证孙武、孙臆二人的关系。

首先，孙武与阖庐之事，除《孙子列传》、《吴越春秋》有所记述之外，《银雀山汉墓竹简》中《孙子兵法·见吴王》和《吴问》均有记载，特别是汉墓竹简

为地下出土文物，可信性高，不容否认吴王阖庐时有孙子，而且阖庐和孙子关系密切。

其次，虽然除《孙子列传》、《吴越春秋》记述孙武作兵法之外，传统文献未见孙武著兵法之记载，但1972年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同时出土《吴孙子》和《齐孙子》两种兵法残本。李零指出，《吴兵法》（即《孙子兵法》）包括与今本《孙子》十三篇基本相同的内容以及一些佚篇《齐兵法》（即《孙臆兵法》）则是从《隋书·艺文志》就已不见著录、失传已久的古佚书^②。此次出土文物，不但证实有两个孙子，而且还有两本《孙子兵法》。可见《史记》谓二人及二书并存，不容置疑。

《孙子列传》是至今关于孙武事迹的最早数据，该传把孙臆定为孙武之后世子孙，并无不合理的地方，如果我们没有客观而有力的证据，最好不要随意怀疑、篡改这个说法。

注释：

① 《史记》卷六十五《孙子吴起列传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，1959年版。下引《史记》皆为此本。《史记》除《孙子吴起列传》有孙武事外，《律书》、《吴太伯世家》、《伍子胥列传》亦有孙武事迹，但都简略而与《孙子吴起列传》重复。

② 参阅李零《〈孙子〉古本研究》，第207~211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5年版。高友谦《孙子新传》，第65~73页，团结出版社，1998年版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司马迁. 史记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点校本, 1959.
- [2] 叶适. 习学记言(卷四十六)“孙子”条[O]//四库全书(第849册)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7.
- [3] 黄仁生注译, 李振兴校阅. 新译吴越春秋·导读[M]. 台北: 三民书局, 1996.
- [4] 杨丙安.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9.
- [5] 谢祥皓, 刘申宁. 孙子集成[C]. 济南: 齐鲁书社, 1993.
- [6] 张大可, 安平秋, 俞樟华. 史记研究集成[C]. 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5.

(责任编辑: 韩大强)